

目錄

前言 .. 中國影像收藏與出版新境界 ..	1
譯序 .. 晚清中國的光與影 ..	3
自序 ..	9

第一部

恭親王 ..	17
香港 ..	20
香港的港口 ..	26
香港的轎子 ..	30
一個中國學童 ..	33
一個中國女孩 ..	36

梳妝	84
立志功名	81
晚飯過後	78
吞雲吐霧	74
飯館裡的煙客	72
香港的街道	70
化緣的僧人	68
觀音廟的正門，香港	65
廣州的帆船	60
曲藝人	56
家老婦和小孩	53
家女孩	50
海傍，香港	45
香港的鐘樓	41
一個香港畫家	38

勞動階層的四張肖像	87
海口，新的條約口岸，海南島	90
兩廣總督瑞麟	94
韃靼士兵	97
一位廣州仕女	102
女傭	104
新娘和新郎	106
廣州	110
昔日商館的所在，廣州	113
英國領事衙門，廣州	117
一家廣州當舖	121
河南寺，廣州	124
五百羅漢堂	127
住持	129
廣州的揀茶工	131

廣州藥房街	135
踩製香片和珠茶	140
出口茶葉的稱重	142
一家茶廠，廣州	144
一間品茶室，廣州	147
廣州的紳士	149
識銀	152
縲絲	154
澳門	157
台灣島內的山道	163
第二部	
木柵的竹子	169
台灣的原住民	173
平埔番的民居	178

平埔番的範例	182
台灣府附近	187
汕頭	192
中國南方的塔	198
潮州府的橋	201
男性的頭像，中國人和蒙古人	206
中國女性的髮式	209
中國的演員	212
鼓浪嶼	217
廈門港	222
廈門婦女	226
中國女子的小腳	229
福州的兵工廠	234
福州租界	239
永福的隱寺	243

鼓山寺的住持和僧人	246
老式帆船	250
租界一隅，福州	255
梯田	258
牌坊	260
福州的苦力	262
馬快	264
乞丐	267
轎子	271
犁地	274
蒙古馬	276
中國的水果	278
茶樹	281
延平 (YENPING) 的急流	284
小船	286

第三部

浙江 寧波	291
福建會館	293
雪竇山	298
上海	308
上海外灘局部，一八七二年	315
上海的獨輪車	320
紡紗機	323
中國的法庭和懲處方式	325
枷刑	328
站籠	330
普陀山	332
揚子江	337
銀島	340

金山寺	343
南京的兵工廠	346
南京	350
明孝陵	355
洋槍隊	358
九江（租界區）	362
街頭小販，九江	366
九江碼頭	371
鋸木工在工作	373
織帶機	377
漢口	380
漢口（租界）	384
黃鶴樓	389
從漢口到巫峽	392

第四部

中國的政府機構	427
李鴻章	437
芝罘	443
天津	450
國子監，北京	454
觀象台	456
觀象台	460
中國的房屋	466
女性的髮型	473
前門大街	477
鐘樓，北京	483
鼓樓	486
北京的一家店舖	489
活人墓	491

朝鮮人	546
蒙古人	543
滿族士兵	541
圓丘和天壇，北京	535
班禪喇嘛的衣冠塔	532
滿族葬禮，北京	528
北京的一座牌樓	526
李善蘭和他的學生們	523
孔廟裡的聖人牌位，北京	521
滿族女士和她們的婚姻	513
古瓷	510
中國的青銅器	507
古玩商	502
街頭娛樂和消遣，北京	499
中國的醫生	494

圓明園	549
銅亭，萬壽山	553
石像生，明陵	556
長陵棱恩殿	560
守夜人，北京	564
北京的駱駝	568
南口峽谷	571
居庸關雲台	574
長城	577
〔附錄〕	
約翰·湯姆生與《中國與中國人影像》	581
原書及翻譯參考書目	590
再版後記	592

前言：中國影像收藏與出版新境界

儘管約翰·湯姆生的四冊巨著《中國與中國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已出版逾一個半世紀之久，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無遠弗屆，尤其中國攝影界人士一提到這位攝影大師和他的經典作品時無不肅然起敬，然而，這套書卻始終沒有中譯本，其中的圖片多半是零零散散地被刊載在不同的雜誌和書籍中。一般的中國人，都是在國外博物館或美術館的玻璃展櫃中見到這套書，既不可能觸摸，更不能逐頁閱讀。中國人手中既無此無價之寶，完整的中譯本自然難以產生。

幸運的是，秦風老照片館近年耗費巨資購藏了一套四冊完整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而且品相極佳，這是迄今中國人收藏的唯一一套。站在推廣影像文化的角度，我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寶貴的機會，立刻展開中譯本的出版工作。我們邀請了熱愛影像、知識淵博的年輕影像評論家徐家寧先生擔任譯介工作。由於書中文字涉及大量中國地理名詞以及時代背景，家寧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考證，務求翻譯得準確完美，其治學之嚴謹、態度之認真，令人佩服。另外，就編輯方式而言，原書

為大開本四冊，約重達十七公斤，堪稱巨著。為了閱讀的便利，我們將中譯本合為一冊，以精裝形式呈現，同時盡量保留原書圖片編輯的順序和風格。今天，我們讀中譯本時，仍可感受到英文原著那特有的影像藝術風格。

簡言之，這本有關近代中國的影像巨作的問世，應為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影響必然是深遠的。而且，隨著這本書的出版，秦風老照片館也步入了中國歷史影像收藏出版的新境界。

秦風

譯序·晚清中國的光與影

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多大程度上來源於早期來華的商人、旅行家、傳教士的口述筆傳，在今天依然能找到痕跡。從馬可·波羅的時代到門戶開放前夕，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一定都以某種方式向西方傳遞了一些關於中國的信息，她獨特的文化、奇異的風俗、廣袤的國土、豐富的物產、數量眾多的國民，以及在這「廣」、「富」、「多」背後潛藏的巨大的商業利益和宗教理想，總有一項能吸引天性外向的西方人，讓他們不遠萬里泛海而來。

與前人一樣，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依然要以某種方式記錄並傳遞他們在東方的探險歷程。科技的進步帶來了傳播方式的改變，攝影術和印刷術的發展使以圖像的方式介紹中國成為可能，於是就有了這部《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第一部通過直觀的照片而不是抽象的描述多層面地介紹中國的著作。

作者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是十九世紀後期用照相機記錄中國社會的外國攝影師之一。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隨著英法等國在亞洲的

遠征，陸續有軍隊隨行人員或商業攝影師帶著笨重的照相設備來到中國，為帝國的擴張史或個人的冒險經歷留證——這自然是攝影術最實際的用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攝影師對拍攝對象的選擇並沒有太顯著的差異。這些不辭辛勞拍攝中國的攝影史上的先驅者，與今天帶著相機遊覽巴黎或倫敦的外國遊客一樣，關注的重點也是異國文化中最能給自己帶來身處異域這一感受的部分；不論建築還是人像，照片上反映出來的同樣都是西方人意圖探索中國的努力，記錄的是他們對於中國最直接的觀感。尤其在那個中西交流不甚通暢的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認識顯然局限於一些被先行者的敘述多次聚焦放大的部分，於是我們看到一些標籤式的題材被拍攝了無數遍，而這些標籤式的題材，通常又都有著標準的面孔，排除攝影師受商業利益的支撐被動選材的因素，至少在快門按下那一瞬間，相信多數的攝影師都堅信——「這就是真實存在的中國」。

時間過去一百多年，不管早期的西方攝影師觀察中國的視角是否以偏概全，他們留下的照片無疑都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並不是為著給中國記錄歷史而來，但他們捕捉到的每一幅畫面，寫下的每一段附註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們講述「這就是真實存在過的中國」。當十九世紀的中國通過同樣的媒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與當時的西方讀者相比，我們是跨越一百多年的時間，帶著思想和認識的巨

恭親王

恭親王〔二〕現年四十歲左右，他是一八二〇—一八五〇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豐皇帝的幼弟，現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他幾乎不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過當皇上從圓明園倉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會見外國公使並締結了和平協議。他掌握著民政與軍事各項委任大權，是軍機處最重要的成員——那是一個類似於我們的內閣的機構。他處事決斷、態度開明，並且有著相當開放的思維，因而被公認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領袖。

在他的各項公職之外，恭親王，正如他的封號所表明的那樣，是中國貴族階層裡最高等級的一員。為了避免誤解，請讀者允許我們在此做一些解釋。從遠古時候起中國就實行五級的爵位制，分封那些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人。這些封號的權益可以傳給男性繼承人，但繼承人並不是直接承襲爵位，而是重新賜封。而實際上，

〔二〕 即奕訢（1833—1898），咸豐帝異母弟，洋務運動的領導者。——譯註

作為一種慣例，繼承人承襲的封號總是低於他的前輩。因此借用我們的體制來解釋，就是一個公爵的爵位傳過五代之後，就縮水成準男爵了。

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或者確切地說，那些擁有皇室血統、能稱得上是皇族的人，擁有超過十八個高低不等的貴族次第。爵位的獲得相對容易，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古老的系統，逐代衰減，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受封者的特殊地位能確保他的封號世襲罔替。

恭親王在一八六五年獲得了這樣的地位。



香港

香港位於珠江口北面，是一群小島中的一個。它長約十英里，寬四點五英里，為火成岩的地質結構。從東到西橫亙整個島嶼的是一道主要由花崗岩構成的中央山脊，分割為一系列高低錯落的山峰，最高海拔一千九百英尺。從遠處望去，香港粗重的輪廓線在周圍諸小島的環繞中和更高的山脈的映襯下幾乎無法辨認，在很多描述裡，它被形容為介於阿倫島 (Arran) 與比特島 (Bute)^[1] 之間。島上的花崗石部分處於崩離狀態，但是也不乏堅固的石材，用於堡壘、碼頭以及維多利亞城的建造。維多利亞城位於島的北面，背倚維多利亞峰 (Victoria Peak，即太平山)，面朝大陸上現在被稱作不列顛九龍 (British Kowloon) 的一片屬地。九龍的這段海岸與香港的北岸拱衛出世界上最優良的海港之一，這片長六英里、寬兩英里的水域為最大型的船舶提供了安全的錨地。這張照片拍攝於怡和洋行 (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 在東角 (East Point) 的駐地，畫

[1] 均位於愛爾蘭西南的克萊德灣。——譯註

面正前方顯示的是黃泥涌 (Wong-nai-chong) 又稱跑馬地 (Happy Valley) 的入口，這裡以如畫的山景、跑馬場和歐洲人的墓地而聞名。左邊的山丘為摩理臣山 (Morrison's Hill)，山上建有華美堅固的西洋住宅，居高臨下，坐覽城市與海港壯麗的風景。

維多利亞眾多的碼頭和貨棧、公共建築以及私人住宅整齊地分佈在平緩的山坡上，山頂被厚厚的雲海籠罩。帆船的桅杆像森林一樣密佈於維多利亞角外的海面，這也許能讓讀者對我們在香港的貿易的重要性有所了解。根據一八四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這個小島被割讓給英國；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這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在此之前，香港只是一個蠻荒無趣的島嶼，如同現在它周邊那些小島一樣。島上除了幾個小漁村之外一無所有，在不列顛的旗幟升起之前，這裡沒有任何樂趣可言。這裡的鄉民唯一的損失是一種古老的特權，不過，說起來並不是那麼光彩。他們中的一些人看起來像是和和氣氣的漁民，實際上卻操持一些不同的營生。二三十年前，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從事海盜的勾當。海盜的掠奪帶來的快感是如此의 蠱惑人心，就算現在對這種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已經很重，還是無法徹底根除。雖然現在海盜活動已經遠不如以前猖獗，但是我們還是能聽到在香港附近甚至就在港口裡面發生海盜的暴行。下面引用的這些記錄，在殖民地歷史的早期十分常





見，慶幸的是現在只是偶爾能碰到了：「一八四六年三月，一大群海盜，約八十人之眾，洗劫了石排灣（Shek-pai-wan）的村子。」^{〔1〕}此地現在被外國人稱為香港仔（Aberdeen），有一個寬闊的碼頭。「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警察和一幫山賊在石排灣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幾個強盜被擊中。」^{〔2〕}「從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到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在香港水域總共記錄了二十二起海盜事件。」^{〔3〕}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中國的麵點師傅在麵包裡加入砒霜，圖謀毒害整個外國社區。好在毒藥的劑量不大，否則必將釀成一起嚴重的災禍。不過這一投毒事件很快就敗露了，警方快速出動，及時阻止了更多的人食用這些麵包。這些麵點師無疑是受了一些地方勢力的收買，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相信真正的肇事者未必能被繩之以法。在那段恐怖的時期又有惡性的熱病大肆蔓延，大量外國人殞命於此。應該說，對於這樣一個在她的成型期間遭受種種災難以至重回荒蕪的城市，我們必須承認，作為曾經的歐洲人的墳墓，這個小島公正地獲得了它應得的尊敬。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這個小島和島上的居民都發生了驚人的改變。在它貧瘠

〔1〕 Nicholas Belfield Denny,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67, p.60.

〔2〕 同十，p.68°

〔3〕 同十，p.73°

的亂石堆裡，一座漂亮的城鎮拔地而起。山坡上種滿了樹木，不僅美化了環境，也淨化了空氣，增進了居民的健康。道德方面也有所進步，雖然算不上特別顯著，但是警察系統日漸完善，擁有一定財富和地位的本地人出於道義和自身的利益，也參與進來共同抑制犯罪。

曾經遍佈全島的亡命之徒的團夥正在疾速消失，雖然香港依然為海盜和暗殺這類犯罪所困擾。法律的威嚴不足以制止家僕和用人的各種小偷小摸，作偽證是司空見慣的，因為下層的民眾相信通過一個謊言來保護他們的朋友是值得稱讚的，而立誓說出真相讓朋友受到傷害則令人不齒。在英國的治理下，香港的人口從一八四一年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增加到一八六五年的十二萬五千五百零四人。^[1]定居於此的外國人超過兩千人，主要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少數人可能就在這裡出生。這些人大多從事貿易，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一個寄居之地，直到他們積攢到足夠衣錦還鄉的資本。以輪船為主的現代交通方式讓回家的旅程變得既便宜又快捷，那些能負擔得起的人因此可以頻繁地往來於故國與新世界之間。隨著商業活動的增長和競爭的激烈，交通會變得更加便利，即使是那些做小生意的人也可以隨意規劃自己的居留期了。

[1]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p.17.